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陳炳

集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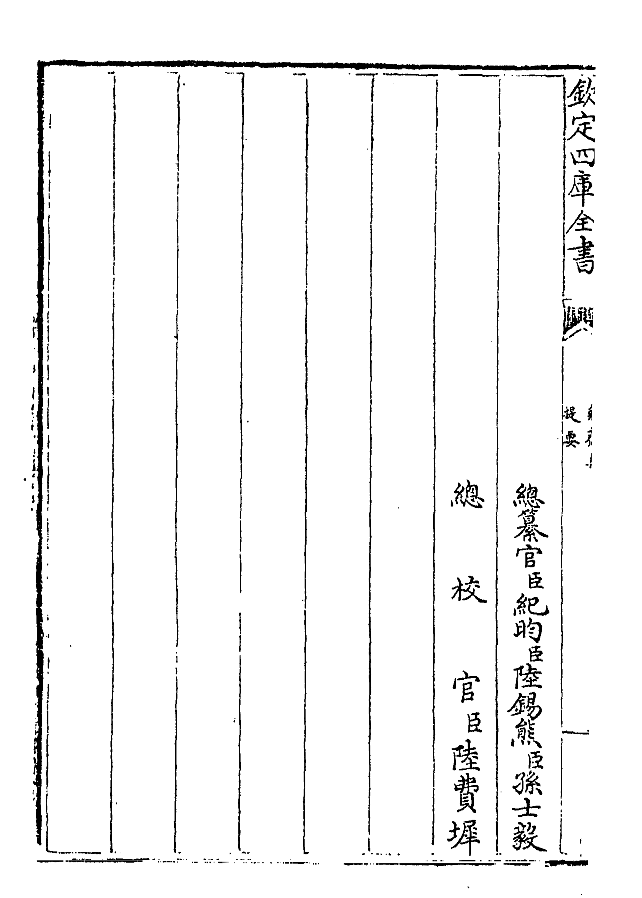
勉齋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勉齋集四十卷宋黄榦撰榦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少受業於朱子朱子以女妻之寧宗朝補將仕郎歷知漢陽軍安慶府以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卒謚文肅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

六卷詩一卷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据其卷目與宋史藝文志相合盖猶原本也昔朱子作竹林精舍成嘗遺幹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幹亦能堅守師說始終不貳然林栗與朱子論易不合至構釁攻擊朱門弟子有欲火栗之書者幹祭栗文獨能不没其所長可謂絶無門戶之見又史稱幹在安慶府築城部署有方民不勞而

事集及金兵大至淮東西震恐獨安慶按堵如故又在制置李玨幕中力以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為言玨不能用厥後光黄繼失卒如其言尤非朱學末流空談心性者可比亦足見洛閩設教之初尚具有實際不徒以峩冠博帶刻畫聖賢矣其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為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為儒者之言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勉齋集卷一

宋 黄榦 撰

講義

臨川郡學

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不足以事父母

五三載籍之傳以仁義禮智對立而並言者自孔孟始前此未之聞也孔子發之於易孟子深於易從而祖述之示人之意深矣天地奠位而陰陽分陰陽旣分而五行具天地之大所以行四時而生萬物者不過陰陽五行之理而已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乎

天地之間則亦具元亨利貞之德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事哉均是人也均賦此性均具此形夫子之言特以爲君子行此四德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何哉蓋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

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今夫暴虐狠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耻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狠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有人之形以生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此無他學問之功不明而無以全其本然之性也古之君子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非誇多鬬博以爲能也絺章繪句以爲工也求其知吾性之至善以

全其所固有也故其仁之用足以愛人而利物義之用足以制事而度宜禮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智之用足以明物而察倫是豈獨足以盡人之性哉葢將與天地相爲流通而無間矣三代而上此道素明故黎民於變比户可封雖閭巷匹夫亦無往而非賢也秦漢以來功利之習勝而此道始不明矣大山長谷之中田夫野叟尚有能守其醇厚質實之素而通都大邑經生學士反不及焉其聞見甚博也其文辭甚

工也考其胸中之所存而察其操履之實則其可愧也多矣其天資之美者亦不過安常守分而於聖賢教人之方漫不加省舉世滔滔隨波逐流醉生夢死豈不甚可悼哉誠能玩大易之旨味孟子之言反觀默省而知吾心四德之本窮理格物而辨吾心四德之實存養修省而審吾心四德之幾勉强力行而全吾心四德之用則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吾分內事也又何若甘心於庸淺下流之

域而與草木俱腐哉大易之言四德而必贊之以乾元之大孟子之論四端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蓋仁義禮智者吾心之所固有而仁足以包四德猶四時之運而春生之氣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春者歲之始朔者日之始即大易之所謂元孔孟之所謂仁也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弗求耳有志之士盍相與勉之

隆興府東湖書院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一章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行不明也然嘗竊有疑焉賢與知人品之最髙者也一有過焉則不異於愚不肖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有間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知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

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何如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知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知之過至於用力不篤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

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

新淦縣學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全章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一章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首謂之士者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靈謂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爲之矣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

夫子之於二子非有所隱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也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大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者捨是無急焉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人

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眞可貴也雖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以生者人莫不有是心也聖賢慮夫人之莫覺也又爲之推明演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吾心之固有博學審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則人道之大

端旣有以得之而士之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溺於記誦詞章之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君誦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全章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

其强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道固莫大乎仁義矣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

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五行既不外陰陽則五性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為氣稟所昏物欲所蔽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

慢矣是非者變而爲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以異於禽獸哉以天地並立之身一不自覺則流而爲禽獸然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勉之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章

學之爲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司徒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而後有學之名至周而後有

學之法洙泗之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纎悉始具

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

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

正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

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

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

及仁守孟子之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

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來一世之士不騖於詞章則溺於訓詁不陷於功利則惑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學矣至於我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

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為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脫畧章句馳心髙妙以為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立心之始玩聖賢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乎得其門而入矣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古昔聖賢所以教謹於君子小人之辨者至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聖賢教人之意切矣其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比以其趨向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向之相近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諄諄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己所達者上曰和曰周曰泰皆循乎天理者

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人之常情譽之以爲君子則欣然而喜斥之以爲小人則怫然而怒此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至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往往舍君子而爲小人之歸則亦不能充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誠能自全其好善惡惡之本心廣而充之則駸駸乎君子之途矣

榦備員於此甫及朞月拙直之資疵繆之政得罪於

百里之士民多矣方將日遊鄉校以聽諸賢然否之議以其鄙見更相往復而為理義之歸廟堂過聽忽有改除之命行將遠别惟同志之士更相勸勉討令以往將有以德行純實識見超遠著於鄉閭者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竹林精舍祠堂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於先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

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習之益故敢僣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晰毫釐窮極幽渺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次之

以語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榦之類棄其學日負初心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慾昏而信道之不篤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不實此其所以粗能有所聞而不能朞月守也嘗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

爲可貴豈直一命之爵十金之産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如是則可以無負於先師之門矣不則隨波逐

流醉生夢死卒爲一世庸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哉此則愚不肖之所深病敢布露之以庶幾君子之見教焉

安慶郡學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

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渺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至其爲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陰陽剛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於此其亦

知所擇矣雖然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静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而如已乎果能

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茍爲不然人我之念汨於中利害之私昏於外雖父子骨肉之間已不能相保而况於仁民愛物乎飲食起居之際已不能中節而况於酧酢事變乎凡吾本

然具足之良心已斵喪無餘矣其視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且不能無媿而又何以爲人乎夫以天地並立無間之身仁義本然具足之性不知自貴自重而陷溺至此此聖賢之所以拳拳爲斯世慮也有志於學者卽此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入德之門矣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歷考聖賢垂世立教示人以性其源流葢本諸此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性示人者使人知有生之初萬

善具足為聖為賢不待外求而可以取足於吾之一身也性者人所固有也而言性必以天者使人知吾此性純粹至善莫非天理之本然而初無一毫人為之私也性者天所賦也而克綏其道必歸之君者人性雖善而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或得以汨之故必有聰明之君設為教化以防閑之然後得以全其本然之善也羲農以來繼天立極莫非此理至於成湯乃始抽關啟鑰明以示人自是以來烝民之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曰非天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成湯之意有以發之也夫自商而周以至春秋戰國千有餘年聖賢迭生立言垂訓如出一人之口信乎此理之不可易也人生天地之間蠢蠢林林不勝其衆也反而求之吾身則人莫不有是性性莫不具

是中莫非天之所生莫非君之所教人何忍自暴自棄而卒爲小人之歸乎在昔盛世此理素明天下之人皆知吾之有是性皆知性之具是中皆知天之所生君之所教莫不相率而趨於善其效至於比屋可封黎民於變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周德旣衰聖賢之道不傳異端邪説復起而乘之高者溺於空無下者趨於功利學士大夫已不知有斯道之正統而況於下民乎此風俗之微始不能以如古矣至我本朝

名儒迭興相與推明聖賢之道以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載之方册亦既家藏而人誦之矣當秦漢之後而獲聞堯舜禹湯文武所相傳之道顧非幸歟誠能於此深思而力行之存吾天命本然之善以無負於君師教育之意是則區區深有望於諸君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昔堯舜十六字傳心危微精一之辨豈欲動情勝者之所能及也哉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察之精則所謂人心固已合於道矣又必一以守之朝於斯夕於斯造次顛沛無適而不於斯焉事物膠轕萬變不窮天理渾然無少間斷如是而後可以謂之一也精而察之於其始一

以守之於其終則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無往而不合乎中矣堯舜禹之授受也洪水則未平五品則未遜三苗則未格其相告戒必有先務之當急者而其所言乃止於此蓋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内亦且顛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

高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瞽以幾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則堯舜禹之相告戒舍是宜無急焉者矣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爲重而任情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

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盍亦深思而熟玩之哉

南康白鹿書院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曰君子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聖人作易於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人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而當下卦之上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故即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强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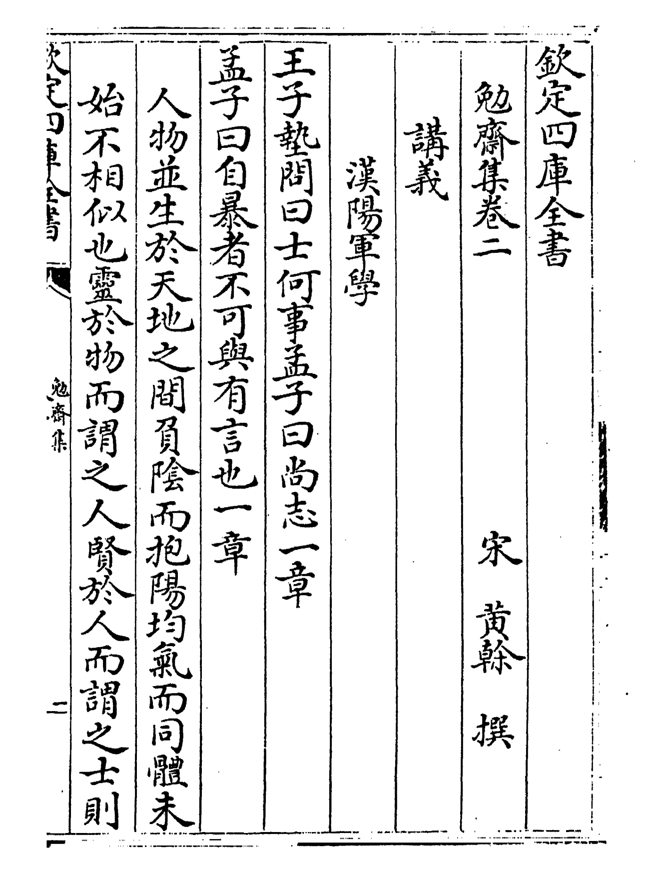
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无不利也人能自强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復加矣不能自强則怠惰柔之不能守正則放僻柔之尚何學問之有哉文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强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强者内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内以存吾敬外以行吾義敬立則内直矣義

形則外方矣秉五行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不充之以業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者所志孰有先於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於此者乎知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強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藴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

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卽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爲義廣矣大矣乾坤二卦又

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為言而提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於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勉齋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勉齋集卷二　　宋　黄榦　撰

講義

漢陽軍學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一章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謂之士則

其等級亦甚遼絶矣渴飲而飢食趨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獨超然有以異於人與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之是趨也苟爲不然則章甫其冠縫掖其衣懵然而無識頽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爲士之名哉故爲士者要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爲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爲宅也而安爲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

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爲不能是自棄也士之異於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義之趨也自暴自棄是舍其所以異於人與物者而不足以謂之士矣諸君處庠序而謂之士者也盍亦先立吾志講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幾居仁由義而無愧於爲士之名不然則汩没於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諸君其勉之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一章

滕之爲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相尋翦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郎孟子而問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强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則曰堯舜何其迂濶而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爲也况於區區之富强乎人無賢愚均具此性

堯舜之聖人皆可爲何獨於文公而疑之哉孟子歷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汨没於利欲之中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天之所以與我而堯舜可爲者憒然莫覺也辟如甕盎之間百千蚑蚋須臾之頃乍起乍滅何足道哉諸君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强之志則將有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

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諸君其亦反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不足以事父母

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

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與我而人之所
以爲人者也天下之人倀倀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
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辟害則知之
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
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爲之反復開
示之旣啟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
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
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絶乃如此其教

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立言之爲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書則言

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曰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衷耶蓋嘗即數說而考之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

哉荀楊佛氏則敢為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所以為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為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

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未有急於此者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一章

人禀五行之秀氣以生所禀之理則爲仁義禮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則曰元亨利貞在人之德則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爲信猶土之居中而旺於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義禮智四者並立而聖人於易獨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七篇之書亦多以仁義對言而

又不及乎禮智者何也仁屬乎陽禮則陽之極義屬乎陰智則陰之極猶夏者春之極而冬者秋之極也故專言仁義而禮與智在其中矣至於孔門師生之問答又皆以求仁爲先而不及乎義孟子此章亦特以仁爲言者又何也葢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

乎茍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間猶不能以相保況敢望其仁民愛物乎舉天下之間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傾相詐相戕相賊無一物得遂其生者至於天下之人狃未有不嗜殺人則私意横生天理滅矣不知人心既失國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於戰國之際深明榮辱得失之辨其憂世之心切矣諸君日處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務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一章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禀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爲心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禀氣之正而其心爲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

予而具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修其身者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爲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焉心也仁義禮智以爲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爲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爲心者也內而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爲不然則徇情縱欲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

與禽獸奚異哉孟子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為人也讀孟子之書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貴之身心沉溺於利欲之中自暴自棄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其是之謂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已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爲氣所昏爲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

獸奚異哉誰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爲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害則其至於干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爲人而合乎天爲士而至於聖亦卽此心而充養之耳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則亦終於爲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

古昔聖賢垂世立教載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則以禮制心文王則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則存舍則亡之戒孟子復斷爲之説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大矣而拳拳於心之一説何耶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没寒暑之往來四序之行

萬物之生是必有爲之主宰者然也苟無以爲之主宰則安能亘古窮今循序而不亂乎人稟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爲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可以修身而齊家可以治國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爲乎然人心至微而攻之者衆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馳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

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逌我本朝周程先生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之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學者卽其説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慮

則心之虛靈湛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顔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内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説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

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聖賢諄諄之誨無非爲人心慮也學者讀此書而不知養其心謂之非愚可乎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卽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爲天理之害操存

寡欲養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浩然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微顯本無間也陽一嘘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爲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爲乎茍失其養則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錐刀之得

則躍躍以喜毫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若怳然以驚爲媚竈爲墦間爲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能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吾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

養心也養氣也葢亦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於孟子而後發耶夫子固嘗言之矣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由來也屈子曰寧昻昻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諸君其謹擇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至其中非爾力也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之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也傅說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

不合乎道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修聖賢之道益著若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强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其法甚密也至於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慱採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爲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爲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所缺於終也此

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况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習旣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或騖於方策而踐履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誠能即孟子之說而思之則始終兩盡而無惑乎紛紛之論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一章

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於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爲大爲聖爲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必始之以有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

之門也益學者入道之初將以決其趨向不必定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不惟我之所欲而人亦以爲可欲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爲可惡而吾亦自知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可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欲舍其所惡斯可以爲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爲也孟子敎人何其炳而易知簡而易行也哉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

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以人之所易能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歎也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為善者舜之徒也全章

事所當為之謂善有所為而為之謂利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子而孝為父而慈事之所當為者也為内交為要譽為宫室之美為妻妾之奉有為而為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

近而一則爲舜一則爲蹠乃由是而分焉葢人心之靈與天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爲之損人益己則爲之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所謂間者葢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其

所趨向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牼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别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內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爲不然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能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此哉學者不可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爲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眞知富貴之爲輕理義之

爲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大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令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宮室之壯麗賢者得志有所不爲不賢者

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而遺臭於萬世曽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誇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内外輕重之分在内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内者愈重眞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顔子之簞瓢陋巷曽點之鼓瑟浴沂脩然悠然盎將與造物相爲酧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畆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全章

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晏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所付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免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耶是以

古之君子有以命義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諂是也有以義理之可貴而忘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爲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爲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爲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爲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顏淵原憲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氣銷沮卑辱苟賤靡所不爲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

不能遠辱而重以取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悟翻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成大丈夫哉全章

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已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

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憒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况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

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人者非有它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財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達學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全章

孟子一書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授以室則卻而不從欲留其行則卧而不應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旣譬以鑽穴隙相窺而又譬之以登壟斷而罔利至於墦閒之喻詞旨懇切若是者果何耶義與利之閒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係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

之公則辭受出處惟義之從惟命之安是旣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仗節而死義猶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苟賤惟利之趨旣以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教欺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墦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工簡牘事苞苴脅肩諂笑摇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

視吾身心爲何物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憂愁窮蹙若不可以終日其既得之也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閭里然其可賤尤甚於墦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鍼砭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濶而

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卽是理而行之三綱旣正九疇旣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曷嘗無朝夕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爲迂濶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强也國可富也縱横變詐崎嶇險側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

以固吾國家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向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末度數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爲迂濶而莫之講故自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鴻儒碩士抱

憂世憂君之志而老死於大山長谷之中誠可嘆也
學者將以有行也則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至末之有也
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
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則曰兵可强國
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
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爲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亦
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儒術則不然自五

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説以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皆空言而無實

用必待管申之術而後可以為國乎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於齊梁之君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歷數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復見可歎也哉夫儒術之不見用學者相與講明之庶幾猶有望於斯世也謂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淺陋之識以周旋斯世則吾道之不行功利之說勝是誰之罪哉學者不可不察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至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措之宜謂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爲其可以有所偏耶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爲中子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爲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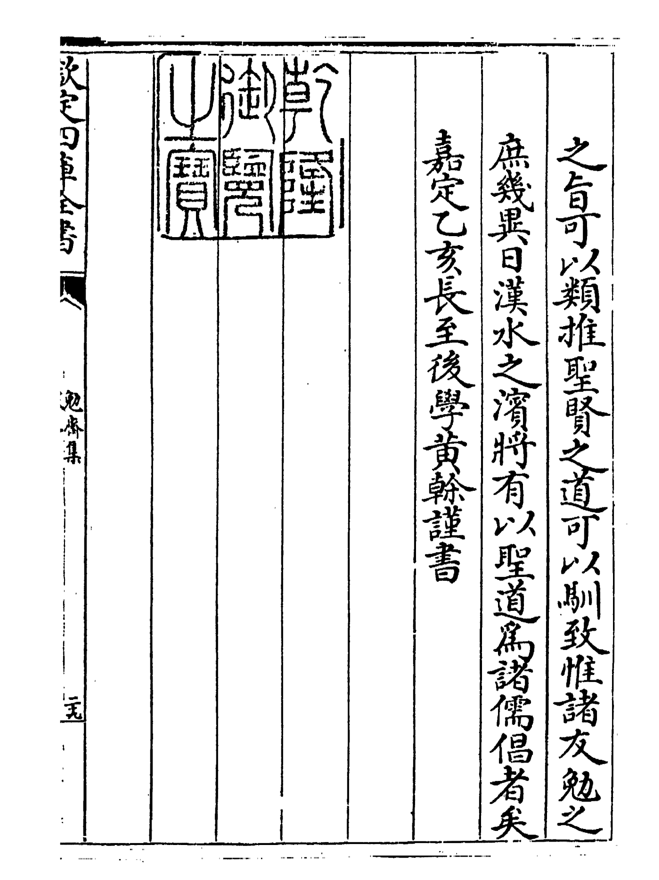
以正人心明天理爲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不失爲仁楊之爲我不失爲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而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説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棄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道葢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溺其禍福之説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

從而信之以自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鮮哉有志於學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爲主以六經之道爲法則異端之說奚自而入哉翰疎謬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奥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

之旨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

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以聖道爲諸儒倡者矣

嘉定乙亥長至後學黄榦謹書



勉齋集卷二